

京師紙墨已具。一夕雷擊碎其碑。故時人爲之語曰。有客打碑來薦福。無人騎鶴上揚州。東坡作窮措大詩曰。一夕雷轟薦福碑。

張文定公

張文定公方平。爲滁州日。游琅琊。周行廊廡。神觀清淨。至藏院。俯仰久之。忽呼左右。梯梁間得經一函。開視之。則楞伽經四卷餘。其半未寫。公因點筆續之。筆蹟不異。味經首四句曰。世間相生滅。猶如虛空花。智不得有無。而興大悲心。遂大悟流涕。見前世事。蓋公生前嘗主藏。於此病革。自以寫經未終。願再來成之故也。公立朝正色。自慶曆以來。名臣爲人主所敬者。莫如公。暮年出此經。示東坡居士。坡爲重寫。題公之名於其右。刻於浮玉山龍游寺。

張丞相

張丞相好草書。而不工。當時流輩。皆譏笑之。丞相自若也。一日得句。索筆疾書。滿紙龍蛇飛動。使姪錄之。當波險處。姪罔然而止。執所書問曰。此何字也。丞相熟視久之。亦不自識。詎其姪曰。胡不早問。致余忘之。

爲相。

李光顏

淮西之師。汴帥韓宏。驕於倔強。常倚賊勢。朝廷姑息。惡李光顏力戰。陰圖撓屈。計無所施。遂舉大梁城。求得一美婦人。教以歌舞。絃管六博之藝。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。計費數百萬。乃命使者送遺光顏。冀光顏一見。悅感。而怠於軍政也。使者即賫書先遺光顏。曰。本使令公憂公暴露。欲進一妓。以慰公征役之思。光顏曰。今日已暮。明日納焉。詰朝。光顏乃大宴軍士。三軍咸集。命使者進妓。妓至。則容止端麗。殆非人間所有一。座皆驚。光顏謂來使曰。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。捨美妓見贈。誠有以荷德也。然光顏受國家恩深。誓不與逆賊同生日。月下。今戰卒數萬。皆棄妻子。蹈白刃。光顏奈何。以女色爲樂。言訖。泣涕嗚咽。堂下兵士數萬。皆感激流涕。乃厚以縑帛。酬其來使。俾領其妓。自席上而迴。自此兵衆彌加激勵。

呂堯

呂堯爲滄州節度判官。劉守光攻陷滄州。堯被擒。族誅。

劉野夫。龔德莊。罷官河朔。居京師新門。劉野夫上元夕。以書約德莊曰。今夜欲與君語。令閣必盡室出觀燈。當清淨身心相候。德莊雅敬其爲人。危坐三鼓矣。家人輩未還。野夫亦竟不至。俄火自門而燒。德莊窘持。誥牒犯烈焰而出。頃刻數百舍爲瓦礫之場。明日野夫來弔。且欣曰。令閣已不出。是吾憂。幸出可賀也。德莊心異。野夫然不欲詰之也。

續世說

權皋

孔平仲

權皋爲安祿山從事。察祿山有異志。欲潛去。又慮禍及老母。天寶十四載。祿山使皋獻戎俘於京師。過福昌。福昌尉仲。皋妹婿也。密以計約之。比至河陽。詐以疾亟。召皋。至。皋示已昏。燈。而。皋乃勉哀而哭。手自含。襲。既逸。皋而葬其棺。人無知者。從東以詔書還。皋母初不知。聞皋之死。慟哭。傷行路。祿山不疑其詐。死。許其母歸。皋時微服匿跡。候母於淇門。既得侍其母。乃奉母晝夜南去。及渡江。祿山已反矣。由是名聞天下。其子德興。

子琦年十五。將就戮。有趙玉者。幽薊義士也。久游堯門。見琦臨危。給謂監刑者曰。此子某之同氣也。幸無濫焉。乃引之俱去。琦病足。玉負之而行。逾數百里。變姓名。乞食於路。乃免於禍。琦仕石晉。至兵部侍郎。高祖將以琦爲相。忽遇疾而逝。常以玉免己於難。欲厚報之。玉遇疾。琦親爲扶持。供其醫藥。玉卒。代其家營葬事。玉之子曰。文度。既孤而幼。琦誨之甚篤。及其成人。登進士第。尋升宦路。琦之力也。時議者以非玉之義。不能存呂氏之嗣。非琦之仁。不能撫趙氏之孤。惟仁義二公得之。燕趙之士。流爲美談。

李泌

肅宗欲敕諸將克長安日。發李林甫家。焚骨揚灰。李泌曰。陛下方定天下。奈何讐死者。彼枯骨何知。徒示聖德之不宏爾。且方今從賊者。皆陛下之讐也。若聞此舉。恐阻其自新之心。上不悅曰。此賊昔日百方危朕。當是時。朕不保朝夕。朕之全。天幸爾。林甫亦惡卿。但未及害卿而死爾。奈何。泌曰。臣非不知。所以言。上皇有天下。向五十年。太平娛樂。一朝失意。遠處巴蜀。南方地惡。上。